吳子

吳起著

世界書局印行

吳子目次

圖國第一

吳起儒服。以兵機見魏文侯。文侯曰。寡人不好軍旅之事。起曰。臣以見占隱。以往察來。主君何言與心違。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。掩以朱漆。畫以丹青。爍以犀象。冬日衣之則不溫。夏日衣之則不涼。爲長戟二丈四尺。短戟一丈二尺。革車奄戶。縵輪籠轂。觀之於目則不麗。乘之以田則不輕。不識主君安用此也。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。譬猶伏雞之搏狸。乳犬之犯虎。雖有鬬心。隨之死矣。昔承桑氏之君。修德廢武以滅其國。有扈氏之君。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。明主鑒茲。必內修文德。外治武備。故當敵而不進。無逮於義矣。僵屍而哀之。無逮於仁矣。於是文侯身自布席。夫人捧觴。醮吳起於廟。立爲大將。守西河。與諸侯大戰七十六。全勝六十四。餘則鈞解。闢土四面。拓地千里。皆起之功也。

吳子曰。昔之圖國家者。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。有四不和。不和於國。不可以出軍。不和於軍。不可以出陳。不和於陳。不可以進戰。不和於戰。不可以決勝。是以有道之主。將用其民。先和而造大事。不敢信其私謀。必告於祖廟。啓於元龜。參之天時。吉乃後舉。民知君之愛其命。惜其死。若此之至。而與之臨難。則士以進死爲榮。退生爲辱矣。

吳子曰。夫道者。所以反本復始。義者。所以行事立功。謀者。所以違害就利。

要者。所以保業守成。若行不合道。舉不合義。而處大居貴。患必及之。是以聖人綏之以道。理之以義。動之以禮。撫之以仁。此四德者。修之則興。廢之則衰。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。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。舉順天人。故能然矣。

吳子曰。凡制國治軍。必教之以禮。勵之以義。使有恥也。夫人有恥。在大足以戰。在小足以守矣。然戰勝易。守勝難。故曰天下戰國。五勝者禍。四勝者弊。三勝者霸。二勝者王。一勝者帝。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。以亡者衆。

吳子曰。凡兵之所起者有五。一曰爭名。二曰爭利。三曰積惡。四曰內亂。五曰因饑。其名又有五。一曰義兵。二曰強兵。三曰剛兵。四曰暴兵。五曰逆兵。禁暴救亂曰義。恃衆以伐曰強。因怒興師曰剛。棄禮貪利曰暴。國亂人疲。舉事動衆曰逆。五者之數。各有其道。義必以禮服。強必以謙服。剛必以辭服。暴必以詐服。逆必以權服。

武侯問曰。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。起對曰。古之明王。必謹君臣之禮。飾上下之儀。安集吏民。順俗而教。簡募良材。以備不虞。昔齊桓募士五萬。以霸諸侯。晉文召爲前行四萬。以獲其志。秦繆置陷陳三萬。以服鄰敵。故強國之君。必料其民。民有膽勇氣力者。聚爲一卒。樂以進戰效力。以顯其忠勇者。聚爲一卒。能踰高超遠。輕足善走者。聚爲一卒。王臣失位。而欲見功於上者。聚爲一卒。棄城去守。欲除其醜者。聚爲一卒。此五者。軍之練銳也。有此三千人。內出可以決圍。外入可以屠城矣。

武侯問曰。願聞陳必定。守必固。戰必勝之道。起對曰。立見且可。豈直聞乎。君能使賢者居上。不肖者處下。則陳已定矣。民安其田宅。親其有司。則守已固矣。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。則戰已勝矣。

武侯嘗謀事。羣臣莫能及。罷朝而有喜色。起進曰。昔楚莊王嘗謀事。羣臣莫能及。罷朝而有憂色。申公問曰。君有憂色何也。曰。寡人聞之。世不絕聖。國不乏賢。能得其師者王。能得其友者霸。今寡人不才。而羣臣莫及者。楚國其殆矣。此楚莊王之所憂。而君說之。臣竊懼矣。於是武侯有慚色。

料敵第二

武侯謂吳起曰。今秦脅吾西。楚帶吾南。趙衝吾北。齊臨吾東。燕絕吾後。韓據吾前。六國兵四守。勢甚不便。憂此奈何。起對曰。夫安國家之道。先戒爲寶。今君已戒。禍其遠矣。臣請論六國之俗。夫齊陳重而不堅。秦陳散而自鬬。楚陳整而不久。燕陳守而不走。三晉陳治而不用。夫齊性剛。其國富。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。其政寬而祿不均。一陳兩心。前重後輕。故重而不堅。擊此之道。必三分之。獵其左右。脅而從之。其陳可壞。秦性強。其地險。其政嚴。其賞罰信。其人不讓。皆有鬬心。故散而自戰。擊此之道。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。士貪於得而離其將。乘乖獵散。設伏投機。其將可取。楚性弱。其地廣。其政騷。其民疲。故整而不久。擊此之道。襲亂其屯。先奪其氣。輕進速退。弊而勞之。勿與爭戰。其軍可敗。燕性愨。其民慎。好勇義。寡詐謀。故守而不走。擊此之道。觸而迫之。陵而遠之。馳而後之。則上疑而下懼。謹我車騎。

必避之路。其將可虜。三晉者。中國也。其性和。其政平。其民疲於戰。習於兵。輕其將。薄其祿。士無死志。故治而不用。擊此之道。阻陳而壓之。衆來則拒之。去則追之。以倦其師。此其勢也。然則一軍之中。必有虎賁之士。力輕扛鼎。足輕戎馬。搴旗取將。必有能者。若此之等。選而別之。愛而貴之。是謂軍命。其有工用五兵。材力健疾。志在吞敵者。必加其爵列。可以決勝。厚其父母妻子。勸賞畏罰。此堅陳之士。可與持久。能審料此。可以擊倍。武侯曰。善。

吳子曰。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。一曰疾風大寒。早興寤遷。剖冰濟水。不憚艱難。二曰盛夏炎熱。晏興無閒。行驅飢渴。務於取遠。三曰師既淹久。糧食無有。百姓怨怒。祅祥數起。上不能止。四曰軍資既竭。薪芻既寡。天多陰雨。欲掠無所。五曰徒衆不多。水地不利。人馬疾疫。四鄰不至。六曰道遠日暮。士衆勞懼。倦而未食。解甲而息。七曰將薄吏輕。士卒不固。三軍數驚。師徒無助。八曰陳而未定。舍而未畢。行阪涉險。半隱半出。諸如此者。擊之勿疑。有不占而避之者六。一曰土地廣大。人民富衆。二曰上愛其下。惠施流布。三曰賞信刑察。發必得時。四曰陳功居列。任賢使能。五曰師徒之衆。兵甲之精。六曰四鄰之助。大國之援。凡此不如敵人。避之勿疑。所謂見可而進。知難而退也。

武侯問曰。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。察其進以知其止。以定勝負。可得聞乎。起對曰。敵人之來。蕩蕩無慮。旌旗煩亂。人馬數顧。一可擊十。必使無措。諸侯未會。君臣未和。溝壘未成。禁令未施。三軍匈匈。欲前不能。欲去不敢。

以半擊倍。百戰不殆。

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。起對曰。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。敵人遠來新至。行列未定。可擊。既食未設備。可擊。奔走可擊。勤勞可擊。未得地利可擊。失時不從可擊。涉長道。後行未息可擊。涉水半渡可擊。險道狹路可擊。旌旗亂動可擊。陳數移動可擊。將離士卒可擊。心怖可擊。凡若此者。選銳衝之。分兵繼之。急擊勿疑。

治兵第三

武侯問曰。用兵之道何先。起對曰。先明四輕。二重。一信。曰。何謂也。對曰。使地輕馬。馬輕車。車輕人。人輕戰。明知險易。則地輕馬。芻秣以時。則馬輕車。膏鐧有餘。則車輕人。鋒銳甲堅。則人輕戰。進有重賞。退有重刑。行之以信。審能達此。勝之主也。

武侯問曰。兵何以爲勝。起對曰。以治爲勝。又問曰。不在衆乎。對曰。若法令不明。賞罰不信。金之不止。鼓之不進。雖有百萬。何益於用。所謂治者。居則有禮。動則有威。進不可當。退不可追。前却有節。左右應麾。雖絕成陳。雖散成行。與之安。與之危。其衆可合而不可離。可用而不可疲。投之所往。天下莫當。名曰父子之兵。

吳子曰。凡行軍之道。無犯進止之節。無失飲食之適。無絕人馬之力。此三者。所以任其上令。任其上令。則治之所由生也。若進止不度。飲食不適。馬疲人倦而不解舍。所以不任其上令。上令既廢。以居則亂。以戰則敗。

吳子曰。凡兵戰之場。立屍之地。必死則生。幸生則死。其善將者。如坐漏船之中。伏燒屋之下。使智者不及謀。勇者不及怒。受敵可也。故曰。用兵之害。猶豫最大。三軍之災。生於狐疑。

吳子曰。夫人常死其所不能。敗其所不便。故用兵之法。教戒爲先。一人學戰。教成十人。十人學戰。教成百人。百人學戰。教成千人。千人學戰。教成萬人。萬人學戰。教成三軍。以近待遠。以佚待勞。以飽待飢。圓而方之。坐而起之。行而止之。左而右之。前而後之。分而合之。結而解之。每變皆習。乃授其兵。是謂將事。

吳子曰。教戰之令。短者持矛戟。長者持弓弩。強者持旌旗。勇者持金鼓。弱者給廝養。智者爲謀主。鄉里相比。什伍相保。 一鼓整兵。二鼓習陳。三鼓趨食。四鼓嚴辨。五鼓就行。聞鼓聲合。然後舉旗。

武侯問曰。三軍進止。豈有道乎。起對曰。無當天竈。無當龍頭。天竈者。大谷之口。龍頭者。大山之端。必左青龍。右白虎。前朱雀。後玄武。招搖在上。從事於下。將戰之時。審候風所從來。風順致呼而從之。風逆堅陳以待之。

武侯問曰。凡畜卒騎。豈有方乎。起對曰。夫馬。必安其處所。適其水草。節其飢飽。冬則溫廄。夏則涼廡。刻剔毛鬣。謹落四下。戢其耳目。無令驚駭。習其馳逐。閑其進止。人馬相親。然後可使。車騎之具。鞍勒銜轡。必令完堅。凡馬。不傷於末。必傷於始。不傷於飢。必傷於飽。日暮道遠。必數上下。寧勞於人。愼無勞馬。常令有餘。備敵覆我。能明此者。橫行天下。

論將第四

吳子曰。夫總文武者。軍之將也。兼剛柔者。兵之事也。凡人論將。常觀於勇。勇之於將。乃數分之一爾。夫勇者必輕合。輕合而不知利。未可也。故將之所愼者五。一曰理。二曰備。三曰果。四曰戒。五曰約。理者。治衆如治寡。備者。出門如見敵。果者。臨敵不懷生。戒者。雖克如始戰。約者。法令省而不煩。受命而不辭。敵破而後言返。將之禮也。故師出之日。有死之榮。無生之辱。

吳子曰。凡兵有四機。一曰氣機。二曰地機。三曰事機。四曰力機。三軍之衆。百萬之師。張設輕重。在於一人。是謂氣機。路狹道險。名山大塞。十夫所守。千夫不過。是謂地機。善行閒諜。輕兵往來。分散其衆。使其君臣相怨。上下相咎。是謂事機。車堅管轄。舟利櫓楫。士習戰陳。馬閑馳逐。是謂力機。知此四者。乃可爲將。然其威德仁勇。必足以率下。安衆怖敵。決疑施令而下不犯。所在寇不敢敵。得之國強。去之國亡。是謂良將。

吳子曰。夫鼙鼓金鐸。所以威耳。旌旗麾幟。所以威目。禁令刑罰。所以威心。耳威於聲。不可不清。目威於色。不可不明。心威於刑。不可不嚴。三者不立。雖有其國。必敗於敵。故曰。將之所麾。莫不從移。將之所指。莫不前死。

吳子曰。凡戰之要。必先占其將。而察其才。因形用權。則不勞而功舉。其將愚而信人。可詐而誘。貪而忽名。可貨而賂。輕變無謀。可勞而困。上富而驕。下貧而怨。可離而閒。進退多疑。其衆無依。可震而走。士輕其將。而有歸志。塞易開險。可邀而取。進道易。退道難。可來而前。進道險。退道易。可薄而擊。

居軍下濕。水無所通。霖雨數至。可灌而沈。居軍荒澤。草楚幽穢。風飈數至。可焚而滅。停久不移。將士懈怠。其軍不備。可潛而襲。

武侯問曰。兩軍相望。不知其將。我欲相之。其術如何。起對曰。令賤而勇者。將輕銳以嘗之。務於北。無務於得。觀敵之來。一坐一起。其政以理。其追北。佯爲不及。其見利。佯爲不知。如此將者。名爲智將。勿與戰矣。若其衆讙譁。旌旗煩亂。其卒自行自止。其兵或縱或橫。其追北恐不及。見利恐不得。此爲愚將。雖衆可獲。

應變第五

武侯問曰。車堅馬良。將勇兵強。卒遇敵人。亂而失行。則如之何。起對曰。凡戰之法。晝以旌旗旛麾爲節。夜以金鼓笳笛爲節。麾左而左。麾右而右。鼓之則進。金之則止。一吹而行。再吹而聚。不從令者誅。三軍服威。士卒用命。則戰無強敵。攻無堅陳矣。

武侯問曰。若敵衆我寡。爲之奈何。起對曰。避之於易。邀之於阨。故曰。以一擊十。莫善於阨。以十擊百。莫善於險。以千擊萬。莫善於阻。今有少卒卒起。擊金鳴鼓於阨路。雖有大衆。莫不驚動。故曰。用衆者務易。用少者務隘。

武侯問曰。有師甚衆。既武且勇。背大阻險。右山左水。深溝高壘。守以強弩。退如山移。進如風雨。糧食又多。難與長守。則如之何。起對曰。大哉問乎。此非車騎之力。聖人之謀也。能備千乘萬騎。兼之徒步。分爲五軍。各軍一衢。夫五軍五衢。敵人必惑。莫知所加。敵若堅守。以固其兵。急行間諜。以觀其

虞。彼聽吾說。解之而去。不聽吾說。斬使焚書。分爲五戰。戰勝勿追。不勝疾歸。如是佯北。安行疾鬬。一結其前。一絕其後。兩軍銜枚。或左或右。而襲其處。五軍交至。必有其利。此擊强之道也。

武侯問曰。敵近而薄我。欲去無路。我衆甚懼。爲之奈何。起對曰。爲此之術。若我衆彼寡。分而乘之。彼衆我寡。以方從之。從之無息。雖衆可服。

武侯問曰。若遇敵於谿谷之閒。傍多險阻。彼衆我寡。爲之奈何。起對曰。諸丘陵林谷。深山大澤。疾行亟去。勿得從容。若高山深谷。卒然相遇。必先鼓譟而乘之。進弓與弩。且射且虜。審察其政。亂則擊之。勿疑。

武侯問曰。左右高山。地甚狹迫。卒遇敵人。擊之不敢。去之不得。爲之奈何。起對曰。此謂谷戰。雖衆不用。募吾材士。與敵相當。輕足利兵。以爲前行。分車列騎。隱於四旁。相去數里。無見其兵。敵必堅陳。進退不敢。於是出旌列旆。行出山外營之。敵人必懼。車騎挑之。勿令得休。此谷戰之法也。

武侯問曰。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。傾輪沒轅。水薄車騎。舟楫不設。進退不得。爲之奈何。起對曰。此謂水戰。無用車騎。且留其傍。登高四望。必得水情。知其廣狹。盡其淺深。乃可爲奇以勝之。敵若絕水。半渡而薄之。

武侯問曰。天久連雨。馬陷車止。四面受敵。三軍驚駭。爲之奈何。起對曰。凡用車者。陰濕則停。陽燥則起。貴高賤下。馳其强車。若進若止。必從其道。敵人若起。必逐其跡。

武侯問曰。暴寇卒來。掠吾田野。取吾牛羊。則如之何。起對曰。暴寇之來。必

慮其強。善守勿應。彼將暮去。其裝必重。其心必恐。還退務速。必有不屬。追而擊之。其兵可覆。

吳子曰。凡攻敵圍城之道。城邑既破。各入其宮。御其祿秩。收其器物。軍之所至。無刊其木。發其屋。取其粟。殺其六畜。燔其積聚。示民無殘心。其有請降。許而安之。

勵士第六

武侯問曰。嚴刑明賞。足以勝乎。起對曰。嚴明之事。臣不能悉。雖然。非所恃也。夫發號布令。而人樂聞。興師動眾。而人樂戰。交兵接刃。而人樂死。此三者。人主之所恃也。武侯曰。致之奈何。對曰。君舉有功而進饗之。無功而勵之。於是武侯設坐廟廷。爲三行饗士大夫。上功坐前行。餚席兼重器上牢。次功坐中行。餚席器差減。無功坐後行。餚席無重器。饗畢而出。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。亦以功爲差。有死事之家。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。著不忘於心。行之三年。秦人興師。臨於西河。魏士聞之。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。武侯召吳起而謂曰。子前日之教行矣。起對曰。臣聞人有短長。氣有盛衰。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。臣請率以當之。脫其不勝。取笑於諸侯。失權於天下矣。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。千人追之。莫不梟視狼顧。何者。恐其暴起而害己也。是以一人投命。足懼千夫。今臣以五萬之眾而爲一死賊。率以討之。固難敵矣。於是武侯從之。兼車五百乘。騎三千匹。而破秦五十萬眾。此勵士之功也。先戰一日。吳起令三軍曰。諸吏士當從

受敵車騎與徒。若車不得車。騎不得騎。徒不得徒。雖破軍皆無功。故戰之日。其令不煩。而威震天下。